



## 日本阿嬤的臺灣經驗

# 《玉蘭莊の金曜日》－在臺日本人女性的戰後五十年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林 呈 蓉

4月27日（禮拜六）下午兩點鐘，在臺北市仁愛路的長老會東門教會有一場「慈善音樂會」的演出。演出者有玉蘭莊會員合唱之外，還請了大阪音樂大學教授矢野蓉子獨唱、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團員蕭景雲的小提琴演奏。玉蘭莊的工作人員鑒於筆者也有一點日本經驗，寄送了邀請函來，筆者乃有幸受邀前往聆聽這場音樂宴饗。

演出的內容則以一些雋永的兒歌與懷念的昭和歌謠為中心。筆者一邊聆聽這優雅的樂音，思緒卻隨著一個個的音符跳入《玉蘭莊的金曜日（玉蘭莊的禮拜五）》一書的脈絡裡，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惆悵、落寞、與無奈情緒交雜在一起，對一切只能說是「時也！運也！萬事皆命也！」

### 《玉蘭莊的金曜日》

1997年日本寫實作家宮本孝透過展轉社出版了一本《玉蘭莊的金曜日》，內容主要是敘述在臺日本人女性戰後半世紀的人生經驗。這些女性因為「戰爭」、「國家」的影響，而改變了命運。在威權時期、反日氛圍高漲的臺灣，這些日本阿嬤們每天惶恐度日。她們的壓力不僅與大多數的臺灣人阿嬤一樣，來自傳統國權與父權社會對女性的要求，更多少得背負著日本人戰爭原罪的責任。戰爭結束至今，也過了半世紀，她們逐漸成為被遺忘的一群，其中有許多人早已作古，而依然存活著的人多半也只能將精神寄託於她們自己的社群－玉蘭莊，藉以聊撫望鄉之情。

根據《玉蘭莊の金曜日》的描述，戰後滯留在臺灣的日本女性有幾種案例：

- 一、戰前便定居在臺灣，戰後並未隨同一般日本人回去，而是追隨其臺灣人丈夫繼續滯留臺灣者。
- 二、戰前在日本與滯留日本的臺灣人留學生結婚，戰後則追隨丈夫歸返臺灣者。
- 三、戰前在開發東部臺灣的機緣下，也有少數日本女性與臺灣原住民青年通婚，就這樣在戰後繼續滯留於臺灣者。
- 四、戰前原本旅居在中國，在戰爭氛圍的特殊情境下與中國人結婚，戰後由於國共內戰的情事發生，乃與中國人丈夫追隨國民政府流亡至臺灣，此後便一直定居在臺灣者。

玉蘭莊的成立源自於日語的「聖經祈禱會（聖書と祈りの會）」，曾借用臺北YMCA的一室做為聚會中心，最初參加人數包括牧師在內只有12人，一年之後竟發展成上百人的社群組織。由於是以日語作為相互溝通的方式，因此參加者多為日本世代的臺灣人與嫁為臺灣媳婦的日本女性。有鑑於此，以日本基督教海外醫療協力會身分被派遣來臺的大川四郎偕同夫人記代子乃向各方募款，除了宣傳福音之外，更以「殘留日本婦女與臺灣人日本世代之看護」作為「聖經祈禱會」組織之使命與宗旨。到了1989年9月，來自日本的堀田久子教師則以「聖經祈禱會」為基礎，另外成立了「玉蘭莊」，一方面讓戰後滯留在臺的日本女性透過玉蘭莊的組織而



擁有「活下去的希望」；另一方面也讓那些日本世代的臺灣女性找到得以日語交談的時間與機會。

其實，戰後滯留於臺灣的日本女性到底為數有多少，以目前的情況來說，真是無從估算起。因為能夠在玉蘭莊出入的阿嬤級日本女性已經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還有更大多數的日本阿嬤仍然躲在廚房的角落裡，或許（？）過著寄人籬下、自我封閉的生活。以筆者的生活經驗為例，筆者周邊至少存在5位以上的日本阿嬤。因此，我們推算可能還有數以百計（？）的日本阿嬤不僅是被臺灣社會、也包括日本社會所遺忘，而這裡還不含括琉球人阿嬤呢！

根據本書的說法，許多的日本阿嬤為避免各種來自國家法令的無謂困擾，乃放棄日本國籍與日本姓名，在心靈上成為「無國籍」的一群。比較值得慶幸的是，雖然她們生活在戰後的臺灣，但是並沒有因為她們的舊殖民地支配者＝日本人身分，而遭受來自社會整體的歧視與虐待；相對地，反而感受到在地人不少的親切與協助。不過，在私領域生活面上，日本阿嬤一方面必須承受一般社會價值觀所加諸「女性」的壓力之外，另一方面也得努力消弭身為日本人的異質文化特徵。因此她們只有加倍勤奮工作以換取臺灣人家族的接納，並儘量隱居在家庭裡以避免受到外界不定期反日情緒的波及。這些日本阿嬤內心的煎熬有些時候可能比臺灣阿嬤更加的惶恐與不安，而她們唯一的依賴只剩下她們的臺灣人丈夫。倘若臺灣人丈夫再不袒護她們、愛護她們的話，有家歸不得、有國回不去的日本阿嬤除了一死之外，也只能吞下淚水，繼續堅強的活下去。

雖然我們對玉蘭莊能夠較有系統的瞭解是來自本書，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在日本的網站上（[www.geocities.co.jp](http://www.geocities.co.jp)）對該書作者宮本孝卻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最重要的是該網站強調宮本先生犯了歷史研究者、或是寫實作家一個相當嚴重的禁忌。即，他在未知會並

取得許可的前提下，便以真實人名與照片出版此書，甚至部分的記事則是任意轉載自玉蘭莊的文集《玉蘭の花びら（玉蘭的花瓣）》。這樣一來，即使內容與其真實性相去不遠，然而作者是否能正確地掌握問題關心的重點，則有待評估。更令人遺憾的是，有的網站（[www.misahim.tripod.co.jp](http://www.misahim.tripod.co.jp)）網友對於本書的評價竟是將問題的焦點侷限在「異國婚姻」的角度上。然而，在戰前所謂「內外地一元化」的氛圍下，玉蘭莊的日本阿嬤在結婚當初恐怕從未考慮過自己的婚姻有一天竟會被歸類成「異國結婚」吧！？

「國家」是什麼？

如今這些日本阿嬤就如同多數的臺灣阿嬤的情形一樣，臺灣人丈夫早已佛化，而孩子們有自己的生活。戰後日本阿嬤在驚惶中過了半輩子之後，所換得的不一定是含飴弄孫的樂趣，更多的是獨居老人的苦楚與身為日本女性的鄉愁。「國家」這樣一套人為的機制把她們的人生大大地翻弄了一番。已過世的日本紀行作家司馬遼太郎生前最後的一趟紀行紀錄《臺灣紀行》（朝日新聞社、1994年），第一章便開宗明義地談起「國家是什麼」？因為「國家」機制的存在，1895年的一場戰爭讓臺灣的「清國人」一夕間便成了「日本人」；而同樣是透過「國家」機制的運作，1937年以後一連串的戰爭又把臺灣島上「日本人」身分的在地島民一夕間轉換成「中華民國人」。在那波濤洶湧的時代，民眾經常被迫必須服從「國家」為他們所作的決定。《玉蘭莊の金曜日》引用了日本世代的臺灣阿公、阿嬤所作的日本短歌－《臺灣萬葉集》中一首吳建堂先生的作品「宿命かフルモサの民一生に三度も国籍更ふるもありて」，大意是說，福爾摩沙的人一生更換了三個國籍，難道這就是宿命嗎？因為有許多臺灣老人一生中竟從日本人、中華民國人、再隨孩子的移民而轉換成美國人身分，這首短歌便是在感嘆那種無奈人生的心境。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中也引用《台北俳句



集》中賴天河先生的一首俳句〈一家三代二國語光復節〉，來說明「國家」、「戰爭」如何翻弄了我們的生活。一個「光復節」的降臨，竟使一個三代同堂的臺灣人家庭，在一個屋簷下使用兩種語言，祖父母是日語世代、父母是臺灣國語世代、孩子們則是純粹的國語世代。這樣的案例，恐怕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也是少見的。日本阿嬤原本以為自己的婚姻只是國內不同族群的相互聯姻，這就如同今天的閩客通婚、平地人與原住民通婚、不同省籍者相互通婚一般地自然，豈知因為日本的戰敗導致一個單純的婚姻一夕間竟演變成「異國結婚」的關係。

人活在世間與所愛的人在一起、住在自己所出生、成長的故鄉原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當「國家」這樣的機制被套用進人的生活之後，原本的自然律被重新設定，於是昔日的同胞如今成為仇敵、人們被迫必須放棄辛苦建立的基業遠離故鄉。這樣的無奈與惆悵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類似的故事發生，但是在外來政權更迭頻仍的臺灣，這樣的問題更容易被突顯出來（參考司馬遼太郎《臺灣紀行》裡「魂魄」一文）。於是島上的住民在心理調適上，自然被迫鍛練出「心中自有一把尺」的功力，隨時得轉換心態，並拿捏得宜。臺灣財經界名人蔡焜燦的著作《台灣人と日本精神（臺灣人與日本精神）》（日本教文社、2000年），便試圖透過其自身歷史經驗的回顧，從「國家與人的關係」，向年輕人傳達所謂「臺灣魂」是如何適應時代的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特質。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下，也才衍生出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那一段「李登輝先生在二十二歲時，從日本人變成中華民國人」的對話。清楚洞悉「國家」總是無情地翻弄著「民衆」的生活與情緒，是一種臺灣人的生活智慧，也是臺灣社會整體對舊殖民統治者身分的日本阿嬤不僅不會藉機歧視、報復，反倒是能適時提供協助的重要因素，而且不僅是對日本阿嬤而已，包

括跟隨國民政府來到臺灣的老兵，也同樣受到應有的相對尊重。在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話「場所的悲哀」中，我們看到了日本世代臺灣人「向前看」的人生智慧，我們也從《玉蘭莊の金曜日》看到代表女性特質的日本阿嬤對生命的韌性與耐力。

### 結語

由於臺、日之間缺乏邦交關係，今天這些滯留在臺的日本阿嬤，逐漸被社會所遺忘。隨著宮本孝《玉蘭莊の金曜日》的出版，這些日本阿嬤的輪廓乃逐漸明朗起來，遺憾的是倘若網路上對宮本先生的批判屬實，那麼宮本先生不尊重玉蘭莊日本阿嬤的心情與隱私權的做法，對於這些風燭殘年的日本婦人之傷害，並不亞於「國家」所加諸她們的壓力；更重要的是也誤導了一般日本民衆偏離問題關心的焦點，反而無視於「戰爭」、「國家」之於「人」的互動關係。換言之，玉蘭莊日本阿嬤的問題，絕不是那些日本網友所想的，僅僅以一個「異文化結婚」、或是「異國婚姻」便可以概括討論的膚淺問題。

走出玉蘭莊，今天臺灣社會仍有更多的日本阿嬤尚未被找尋出來，不知道她們過得好不好？姑且不論日本政府應該為她們做些什麼，至少臺灣社會應該要為她們做一點事，畢竟這些日本阿嬤不也是臺灣人的母親嗎！當然，在這個社會中受到「戰爭」、「國家」無情翻弄的，不只是玉蘭莊的日本阿嬤、還包括被我們戲稱「老哈日」之日本世代的臺灣阿公、阿嬤以及跟隨國民政府來到臺灣的「芋仔」老兵，都是歷史脈絡下的受害者。今天當我們在關懷獨居老人之餘，不僅是提供他們生活上的便利而已，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試圖聆聽他們的心聲，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不要讓他們在落寞中走完人生旅程，更何況他們的人生經驗才是最寶貴、最真實的「歷史」，而這些經驗將教導現在年輕人如何在逆境中活下去的勇氣與生命力。